

撰文:陆晓峰 管文飞
潘庆云 冉涛
摄影:李华成 管文飞
版面设计:陆丽君

嘉定:用智慧和勇气拉开转型大幕



翻看嘉定近些年交出的经济发展成绩单,地方财政收入增幅等多项数据位居全市前列。

嘉定没有魔力,有的只是对待转型的深思熟虑和果敢魄力。转得早,转得好,造就了今天嘉定的领先格局。

回望“十一五”以来嘉定的转型之路,核心的启示是嘉定能够从结构转型、空间转型、功能转型、效益转型4个方面加以突破,走出了一条“产城融合,二三产融合”的转型发展之路。这一过程,是嘉定“敢为人先、善于取舍、勇于创新”的生动演绎。

未雨绸缪厚积薄发

在嘉定工业区汇源路边,是占地12万平方米的山特维克新工厂,作为一家产值超过40亿元的大型工厂,山特维克5年来的强势发展令人赞叹。

山特维克的壮大是近年来嘉定转型发展中的一个缩影。实现新项目引进一批、在地项目增资一批、重点项目开工一批,从“提前转型,储备项目”到“厚积薄发,逆势而上”,嘉定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转型新路。

2008年11月20日,以瑞典的山特维克领衔的52个重大项目落户嘉定工业区,其中外资38家,内资14家,总投资近96亿元。在金融

风暴肆虐的大背景下,如此多的重大项目“抱团”落户颇出人意料。

时任山特维克中国区总裁的林德弘说:“危机之下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仍有信心,尽管受到世界经济整体形势的影响,但从长远来看,中国作为最具活力市场的事实不会受到影响。”彼时,山特维克投资9980万美元建设新工厂,占地面积是旧厂房的7倍,每年可供供应3000多套矿山工程机械设备。随后,山特维克又在嘉定打造了一座世界级规模的矿山工程机械装配中心,成为集团在全球最大的装配中心之一。

嘉定工业区党委书记郁建华表示:“近几年来众多项目上马为嘉定提供了后劲,在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,未雨绸缪储备优质项目让我们尝到了甜头。”

取舍之间眼界高远

当下,上海最紧缺的是什么?当然是土地。轨道交通旁价值1000—1500万元/亩的土地,仅仅标价四五万元出让。这样的“亏本买卖”不是谁都愿意做的,然而,嘉定就这么做了。

转型总有阵痛,阵痛期的长短,对待取舍的态度至关重要。发展过程中,嘉定不惜牺牲眼前利益,把具有成长潜力、符合产业导向的项目引进来重点培育。取与舍之间,足见嘉定的眼光。

去年8月,中国电子科技集团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产业园奠基,未来这里将成为汽车电子、云计算、物联网等新兴产业的国家级集聚平台。该产业基地的奠基,意味着曾经搬出嘉定的中电科第32研

究所总部,带着更新的科技、更大的项目回归。至此所有搬离嘉定的科研院所总部全部回归。科研院所的扎堆,使得菊园新区的产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就拿中电科软件园来说,2015年将达到100亿元产值的规模,而去年菊园新区全年的税收才只有10亿元。“我们已经出让给5家科研院所近400亩土地,并预留了600亩土地。”菊园新区党委书记袁航表示,“这些土地如果用于房地产开发,来钱会非常快,可只是一锤子买卖,不长远。”

目前,嘉定集聚了“十一所一中心二基地”。在科研“头脑”的引领下,嘉定已形成先人一步的研发优势。国家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,5个领域均有大项目在嘉定落地。上海市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基地、上海物联网中心、钨硫储能电池……个个都是叫得响的“明星”项目。

有人说科研院所光有成果没有产业,只“发光”却不“发热”。对此,袁航回应道:“通过几年的培育,成效已经明显,正因为那么多科研院所的落地,近年来菊园新区吸引了近千家长科技企业落户,尤其在物联网领域,去年已有近600万元的税收,而这才刚刚起步。”袁航向记者描绘了一幅未来菊园的场景:几年后的平城路一带,一座座科技产业大楼依次排开,伴随着深度城市化的进程,菊园将成为上海的“硅谷”。

主动作为保障转型

在转型过程中,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至关重要。

嘉定自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,企业办理行政审批项目所需的时间明显缩短,产业项目落地行政审批平均缩短66%。

“行政审批涉及的部门多、事项多,有的审批牵扯一二十个部门。”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杜文明说。记者翻看一个工程项目审批材料发现,这个工程竣工验收审批要牵扯12个部门、18个审批事项。如此繁琐的手续,多久才能办完?“1个窗口和1个服务指南就可以搞定。”杜文明笑着说。

为提高效率发挥重要作用的是“并联审批窗口”,它实现了“一口受理”,相关部门可同步审批。现在企业办理相关证照时,只需

在并联审批窗口递交材料,“窗口”就会将材料分发给相关部门,等审批完成后,企业再去“窗口”领取相关证照即可,免去了以往在各部门之间往返奔波之苦。“并联审批窗口可实现同时办理多个手续,如果所有资料符合条件,企业只需要跑2次,一次送资料一次取资料。”杜文明说。而在以前,企业需要拿着资料“挨家挨户”办理,耗时又费力。从提交申请材料到拿到证件,上海昌高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只用了5天,企业负责人直呼没想到:“从没体验过政府这么快的办事效率。”

目前,网上并联审批已扩大到10个审批部门共14个审批事项,新增内资企业并联审批涉及事项已全部纳入。截至去年12月,并联审批共受理13010件,办结12965件,办结率为99.65%。面对转型,政府部门主动作为,这是嘉定转型的又一个重要启示。

为助推企业上市,嘉定在全市最早成立上市企业俱乐部,会员包括已上市企业和完成股改的拟上市企业。目前,嘉定已经有上市企业7家,新三板、股交中心挂牌企业4家,进入上市通道的各类企业200多家。针对不同行业、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,嘉定为企业搭建平台,最近2年的科博会上,超过200个科技项目对接。去年,嘉定正式启动了创新创业大孵化器发展战略,这也意味着,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将在嘉定茁壮成长。

“壮士断腕”先破后立

在嘉定新城(马陆镇),一个“壮士断腕”的故事让这个过去的“工业名镇”再次吸引众多眼球,上海首个成片淘汰的示范区域就在这里。

东方慧谷上海文化信息产业园位于沪嘉高速马陆匝道旁,园区占地近600亩。在这一区域,曾经聚集了107家上世纪七、八十年代引进的集体或联营企业,多为小五金、纺织、化工、印刷等行业企业,普遍存在产值低、能耗高的问题,污染较为严重,周围居民对此颇有怨言。2008年的统计数据示:这些企业年产值仅为9.93亿元,年能耗却达2.3万吨标煤,发展已进入“死胡同”。

“这片土地要转型,必须下狠劲。”镇经济部门工作人员说。嘉定新城(马陆镇)最终下定决心,对全部107家企业实施关停。

还有一个问题摆在眼前:淘汰之后干什么?最终的方案是打造一个文化信息产业园。文信企业偏爱市中心,因为那里市场成熟,要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搬到“乡下”谈何容易?“东方慧谷”总裁周其兵告诉记者,“壮士断腕”不是“莽汉断臂”,“东方慧谷”在软硬件方面都有创新。服务上,入驻的企业

可享受财政扶持、运营补贴、开办扶持、企业购(租)房扶持等八大扶持政策。比如,齐家网和东方财富网2家企业入驻后,获得了200多万元的扶持款。

而在硬件方面,“东方慧谷”还在办公环境下下功夫,打造出了集现代科技智慧与古典江南美学于一体的“商务花园”。“这打破了传统市区写字楼模式,是我们的一大优势。”周其兵告诉记者。目前已有82家文信企业入驻园区一期12万平方米的办公楼内,销售额约19.6亿元,缴税1.8亿元。20万平方米的二期建设也已在酝酿之中。

“壮士断腕”之后,又接上了更有力的新臂膀。这样的故事在嘉定并非个例。“金沙3131”前身是一个厂房经营仓储地,成为创意园后去年税收已达4500万元。位于沪宜公路边的“南翔智地”原来是一片旧厂房,如今已经成为南翔镇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平台……先破后立已经成为嘉定转型的经验之一。最近几年,成片淘汰在马陆、南翔、江桥等地区相继开展。与此同时,大批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优质企业入驻,以文信产业为例,去年的营业收入同比增加了40.9%。

敢想敢为“无中生有”

从繁华的陆家嘴到安静的嘉定工业区,一年前杜晔的工作地点发生了重大改变,这一度让她很纠结,一个紧跟潮流的创意产业离开了都市,真的还能生存?

杜晔供职的是从事汽车外形设计的麦格纳,这家业内知名的公司放弃闹市区,选择中广国际广告创意产业基地,100多名员工几乎全都跟了过来。“虽然大家当时都不太理解,但都相信公司的眼光。”杜晔说。

麦格纳的眼光显然不差,国内广告界的翘楚海高、上海最大的外包企业贝塔斯曼欧唯特……目前,在中广基地注册的广告产业链上的企业已达1800余家,产值已经超过了百亿元。

无中生有的中广基地,是嘉定转型路上敢想敢为的最佳诠释。

当一整套成熟的规划一展现时,国内广告巨擘高峻被打动了;当一幅独具一格的园区小楼竖立起来时,企业被打动了;当一系列配套政策和服务平台建立后,广告界的诸多大腕都被打动了。“为什么公司要来这里,现在我明白了,这里营造的蓝天与花草的环境能让设计人静下心来。”杜晔说,

“而且公司的面积比原来大了4倍,还有了自己的样车试制车间。”用中广基地项目总监孙永泉的话说,在这里,无论企业的规模是大是小,基地都会像朋友一样悉心呵护。

曾经和杜晔一样纠结的还有葛晨,他所在的矢崎(中国)投资有限公司去年同样离开了市中心,来到南翔,“来之前,除了古猗园和小笼包,对南翔一无所知。”

停下所有的工业项目,转而发展中央商务区,南翔在异想天开?该镇党委书记严菊明不这么看:“从小城镇发展模式向城市功能转变,这是南翔的必经之路,从人文环境、交通区位、商务成本等众多方面来看,南翔打造中央商务区有优势。”

转型的阵痛,感受最真切的莫过于蓝天经济城,几年间注册在“蓝天”的诸多企业遭到淘汰,流失税收近七千万。彼时还忧心忡忡的蓝天老总裴家文如今却喜笑颜开,蓝天打造的商务大楼年税收已达1.5亿元。南翔镇上一座座总部大楼同时拔地而起,未来将达到30幢。

“没有什么做不到,关键要有去实践的魄力。”裴家文说。

